

種百一事故

芙蓉屏



857.61
119.3
:81



3 0528 0884 1

芙蓉屏

話說元朝至正年間，眞州有個官人，姓崔，名瑛，字俊臣，家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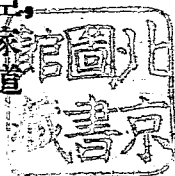


崔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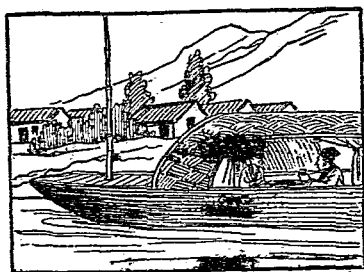
富足，自幼聰明，書畫皆工。妻王氏亦讀書識字，寫算俱通。俊臣以父蔭得官，補浙江溫州永嘉縣尉。擇了吉日，收拾行裝赴任。就在眞州開上，僱了一隻大船。船戶自稱是蘇州人，姓顧，船上有五六個後生，又說是兄弟子姪，並無別人。崔俊臣夫婦帶領奴僕上船，那消幾日到蘇州地方，擇個熱鬧處停泊。船戶來稟，該燒神福，又要酒錢。俊

芙蓉屏

三



808412



臣本是官宦之子，就大大的與他一個賞封。船戶就買三牲祭物，因見官人出手大方，另買了幾件可口的東西，兩瓶美酒，安排一桌盛饌，送入艙中。崔俊臣遂叫煖酒，請夫人對酌。那酒色味俱佳，俊臣便開懷暢飲。一時高興，把箱中帶來金銀杯觥之類，取出來用，明晃晃排在桌上。早被那船戶在後艙看見，他本是個不良之人，起初見他行李沉重，已有了意。今見這些酒器，更覺動心。便暗暗計較妥當，走到艙口說道：『官人，在此熱鬧，不如移在清涼地方停泊。』此時正是七月，天氣炎熱，又兼俊臣酒後煩燥，聞言連說：『有理。』王氏道：『此處雖炎熱，是市中人多

之地，料無他慮。那清涼之處，恐有他故。」俊臣道：「此處是內地，不比外江。顧船戶又是本地的人，必知利害，不必多慮。」

船戶討了口氣，連忙開船，放到蘆葦中泊定，大家又飲了一會。

到了黃昏，提刀執斧，一齊奔入艙內。俊臣夫妻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哀求。那爲首船家，用刀指王氏：「你不要慌，我不殺你，其餘多饒不得的。」俊臣自知不免，再三哀求全屍而已。那賊道：「也罷，姑饒你一刀便了。」遂提著俊臣腰膀，向艙門外，拍通的扔下水去，其餘奴僕盡行殺了。



王氏大哭，奔向艙門，就要投水。那賊首攔住道：『你不用短見，我實對你說，我第二個兒子，尚未娶媳，今往徽州齊雲岩進香去了。等他回來，便與你成親。』王氏起初怕他來侮辱他，所以要死。後聽此言，心中想道：『我若死了，何人報仇？不如權且忍耐，相機而動。』主意已定，便假意道：『饒我性命，便是大恩，又加招我爲媳，我豈不知好歹？公公請自放心。』只這「公公」二字，哄得賊首滿心歡喜道：『好好！這才是自己的人哩。』衆賊將艙中財物盡數收拾，把船移歸自己村中泊歇。自此賊首遂呼王氏爲媳婦，王氏也便連連應承。那老賊便真心相待，更不隄防他有歹心。住了月餘，他次子仍未回來。那日是八月十五，中秋佳節，那賊首聚合了親友，買了些酒肉，叫王氏治辦酒肴，在舟中飲酒看月。個

個吃得酩酊大醉，東倒西歪，熟睡如泥。王氏想道：「此時不走，更



待何時？」幸喜船尾靠岸，王氏輕輕跳上岸去，趁著月色，盡力奔走。漸漸天明，遙望林木之中，露出屋宇。王氏走近前去一看，却是個庵院，門還閉著。待要叩門，又不知是男僧是女尼。遂在門外待了片時，聽得裏面開門，走出一個女僮汲水。王氏大喜！

一直走入，請院主相見。院主問道：「女娘何處來？」清早到小院何事？」王氏假言道：「妾乃永嘉縣崔縣尉的次妻。因大娘兇悍，時常

打罵，家主上任，泊舟在此。昨夜中秋玩月，叫妾取金杯飲酒。妾一時失手，墜落水中。大娘大怒，一定要將我置之死地。妾想必無生理，乘他醉熟，逃生到此。」說罷，哭泣不止。院主見他舉止端莊，意欲收作門徒，便道：「老身有一言相告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王氏道：「妾在難中，師父若肯指教，妾無不允。」院主道：「小院僻在荒村，最是幽淨。且二三同伴，又皆淳謹。娘子肯捨了家族，同我出家麼？」王氏聞言，拜謝道：「師父果肯收爲弟子，妾便有結果了，情願奉命。」院主大喜，忙叫兩個同伴，焚香擊磬，拜參了三寶，替他落髮，取個法名，叫做慧圓。就拜院主爲師，與同伴重新見禮，從此住在院中。

住了一年多，忽一日有二人到院隨喜。院主認得是近地施

主，留吃素齋。當時不曾回謝。第二日將一幅筆畫的芙蓉，施在院中，以答齋敬。院主受了，就裱在素屏之上。王氏一見大驚，仔細一



認，問院主道：『此畫從何處來的？』院主道：『是同縣顧阿秀兄弟二人佈施的。』王氏道：『他做什麼行業？』院主道：『他二人原是船戶，在江湖上，搖船爲業，近來忽然大發，人說他是搶劫客商致富，也未知真假。』王氏道：『可常到院中來麼？』院主道：『偶然至此，也不常到。』王氏問明，不禁見物思人，就寫一首詞在屏上，其中有『今生緣已斷，願結再生緣』之句。院主雖識

得經卷上文義，原不十分精通。看見此詞，只道王氏賣弄才情，偶然題詠。他那知見此畫是崔縣尉的手跡，也是舟中被劫之物。王氏見物在人亡，暗暗悲傷，又曉得盜賊已有影響，但恨身為女僧，一時難以伸理。且忍在心中，再等機會。

却說這蘇州城中，有一人姓郭名慶春，家道殷富，最好結交官員。一日遊到院中，見了這芙蓉屏，畫得好，題詠亦佳，遂不惜重價買去，送與一個退居的御史大夫高公。高公名納禮，性喜書畫，遂將芙蓉屏張掛書房。又一日見門首一人，拿了幾幅字來賣。高公叫進看了，便道：『字寫得很好，是誰寫的？』那人道：『是我自己寫的。』高公又見他儀表非俗，更問姓名籍貫。那人含淚道：『我姓崔名暎，字俊臣，眞州人，以父蔭授永嘉縣尉。合家赴任，被船

夫所害，將瑛沉于水中。幸得未死，爬上岸來，遇一善人，待飯留宿，次日又贈我盤費，瑛問路進城，告於平江案下。只爲無錢使用，捕役並不上緊，至今並無消息。無奈只得拿兩幅字賣，聊求度日，在此等候。』高公聽了，知是衣冠中人。乃道：『既如此，且留在吾西塾，教吾諸孫寫字，再作道理，意下如何？』崔俊臣欣然依允。高公延入書房款待，正歡飲間，俊臣猛然抬頭看時，恰好前日所畫芙蓉屏，正掛在那裏。遂一眼看着，神色俱變，潸然流淚。高公驚問其故。俊臣道：『此畫亦舟中失去之物，是我親筆。不知公在何處得來。』說着起身又看，見上有題詞。俊臣讀罷訝道：『看此詞筆跡意思，定是吾妻王氏所題。但此詞是遇變後所作，吾妻想是未曾傷命。求公推究此畫來自何方，便有根據了。』高公道：『既有此

畫，當爲足下任捕盜之責，且不可洩漏。」是日酒散，喚出兩個孫子，拜了先生，就留在書房住下不提。

且說高公次日，密地叫家人，把郭慶春請來，問明芙蓉屏來歷，便差家人忙到尼院中，仔細查問這芙蓉屏的出處，及何人題詠。院主認得是高御史府中家人，來對王氏說明，商量如何回答。王氏聽說是官府門中來問，望著有些機會在內，叫院主實言答他道：「此畫是同縣顧阿秀捨的，院中小尼慧圓所題。」家人把此言回復高公。高公想道：「只須賺得慧圓到來，此事便有着落。」進去與夫人商議定了。次早差一家人押着一乘小轎，來庵中對院主道：「府中夫人喜歡念佛經，聽說貴院小師父慧圓十分了悟，欲拜爲師，供養在府。」院主以爲院中事務，多賴他主張，不

肯放去。王氏以高府昨來問畫端的，今又來接，定有機會。便對院主道：『貴府門中禮請，若是推託，恐惹出事來。』院主見他說得有理，只得依從。王氏上轎，來到高府。高公且不與他相見，竟入內堂去見夫人。夫人與他講些經卷，王氏問一答十。夫人十分敬重，寢食相伴。

一日夫人閑中問道：『聽小師父口音，不是本地人。還是從小出家？還是有個丈夫，半路出家的？』王氏聽了，淚下如雨，道：『小尼乃眞州人，丈夫姓崔，名瑛，字俊臣，蔭授永嘉縣尉。因赴任到此，忽遇船夫搶劫，害了全家。妾思報仇，委曲全身逃走。幸遇恩尼，落髮出家。在院中一年，不見外面音信。忽前日有人施芙蓉屏一幅，小尼見是被劫之物。問及施主姓名，院主說是顧阿秀兄弟。小

尼記得當初雇的那船，船戶正是姓顧，而今真贓已露，這強盜不是顧阿秀是誰？且那芙蓉畫上，小尼就將船中散失的意思，題詞於上，後被人買去。前日貴府有人到院查問題詠之人，也不知何故？』口中說着，卽向夫人下拜道：『強盜只在左近，望夫人轉告相公，代小尼查訪申冤，便感恩不盡了。』夫人道：『你且寬心，等我轉達就是。』夫人遂細告知高公，高公道：『他的話與崔縣尉所言無二。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題，崔縣尉又認得是他妻室筆跡，這正是縣尉之妻無疑了。』夫人只好好看待他，且莫說破。俊臣也屢催高公，代他訪求芙蓉屏的蹤跡。高公只推未得其詳，略不提起慧圓之事。又密差人問清顧阿秀住居所在，平日出沒行徑，曉得強盜是實。對夫人道：『崔縣尉之事，已十有七八，不久當使

他夫妻團圓。但王氏已削了髮，他日如何相見，你勸他蓄髮才好。
『夫人道：『這是正理。』遂對王氏道：『我已盡情告知相公，相公定與你伸冤。』王氏叩頭稱謝。夫人道：『只有一件，相公道：『你是官宦之妻，叫我勸你蓄髮改妝。』』王氏道：『小尼是未亡之人，蓄髮何用？如強盜殲滅，從此捨身空門罷了。』夫人道：『你若蓄髮，認我老夫婦，做個孀居義女，未爲不可。』王氏道：『蒙相公夫人抬舉，豈不知感？但重整雲鬢，再施脂粉，丈夫已死，有何心緒？况老尼相救深恩，一旦將他捨棄，亦非厚道，所以不敢從命。』夫人見他言詞決絕，回報高公。高公稱歎不已，又叫夫人對他說：『相公要你留髮，其中有個原故。前日因查閱你的事，與平江路官吏相見，說舊年有一人告狀，也自稱永嘉縣尉，只怕崔生還未

必死。若不留髮，他日擒住賊人，查得崔生出來。僧俗各別，怎得團圓？何不權且留髮，待事務完全，崔生終無下落，那時仍淨髮歸院，有何妨礙？」王氏聽說，還有人在此告狀，心內也疑丈夫未死，遂依夫人之言。雖然不敢改妝，却從此不削髮，妝做道姑模樣，住了半年。朝上差薛溥化進士，爲監察御史，來接平江路。這薛御史是高公昔日屬員，到了任所，先來拜謁高公。高公把這件事託他去辦，連賊人姓名住居，都細細說了。薛御史告別，自去行事。

且說顧阿秀，自那日天明起來，不見王氏，明知逃走。恐事跡敗露，只得隱忍。一日正在家中飲酒，忽被平江路捕盜官帶了一哨官兵，將住宅圍了。進內把顧阿秀兄弟子姪，個個圍住。並將他家裏箱籠，盡行搜出，一同解送御史府內。薛御史升堂遍審賊人，

初猶抵賴。及查物件，搜出永嘉縣尉的勅牒，顧阿秀等方俯首無辭。御史又要追問夫人王氏下落。顧阿秀即將收留他做兒媳，及中秋夜逃走的事供明。御史錄了口供，凡在船之人，無論首從，即皆斬首。把贓物送到高公家中，交與俊臣驗收，只有妻子杳無下落。俊臣見物思人，不覺大哭。

原來高公有心，只說那畫是顧阿秀施在尼庵的，並未對俊臣說。那題畫之人，就在院中爲尼，所以俊臣不知那畫上可以跟尋蹤跡。哭罷，想道：『既有了勅牒，還可赴任。妻子既不能見，留此無益。』請高公出來拜謝，即將要赴任的意思說出。高公道：『赴任是美事，但青年無偶，待老夫作媒，娶一房好夫人，然後夫婦一同前往，也不爲遲。』俊臣含淚道：『糟糠之婦，誓願偕老，今見畫

上題詞，料想不在此地，等上任後，差人再來尋求，還望久後一會，若再娶之說，實非我的本願。」高公歎道：「君如此情義，終有完全之日，吾豈敢強逼？只是相交這幾時，容老夫少敬薄餞，然後起行。」俊臣允諾。

次日開宴，邀了郡中門生故吏，文人名士，俱來奉陪。酒過數巡，高公道：「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。」衆人不解其故，只見高公傳命後堂，請夫人打發慧圓出來。此時夫人將前後事說明。王氏先謝了夫人，梳起一半長的頭髮，打扮得如花似玉，女童扶持從內出來。俊臣只道高公要把什麼女子強他納娶，故設此宴。聽說此話，有些着急了，不曉得他妻叫什麼慧圓。及一看見是自己妻室，驚得如癡如夢。高公指着王氏對俊臣道：「老夫昨日

原說與足下爲媒，這可做得麼？」俊臣無暇回答，與王氏相持慟哭。衆人不解，向高公請問根由。高公命書童取出芙蓉屏來，與衆人看了。因說道：「此畫是崔縣尉所畫，因被盜劫，崔夫人逃於尼院出家，遇人來施此畫，認出此畫是被劫之物，故題此詞。後來畫入老夫之手，崔縣尉到來，又認是夫人筆跡。老夫卽着人問出根由，暗接夫人到家。密訪賊人確實，託薛御史究出斬首。崔縣尉同夫人同住舍下半年有餘。老夫一向不言，只因夫人頭髮未長，縣尉勅牒未得，故不欲造次洩漏。今賊人已得，他義夫節婦，彼此心堅。今日特特與他團圓這段姻緣。老夫方才說『替他了今生緣』者，崔夫人詞中之句。所說『慧圓』者，就是崔夫人的禪號。特地使崔君與諸公不解，使今日酒間一笑。」俊臣與王氏聽罷，便

哭拜高公。在座人亦皆下淚，稱歎高公盛德！王氏入內，高公重入座陪席，衆客盡懽而散。

是夜另開別院，吩咐僕婦，扶持王氏與丈夫在內安歇。明日高公贈了一奴一僕，又給了好些盤費。夫妻二人，同至尼院，拜謝了院主昔日厚意，以及同伴衆尼，仍回高府。崔縣尉夫妻，感念高公與夫人厚恩，不忍分別，大哭而行，往詠嘉去了。上任以後，治得一方風俗佳美。及任滿回來，重到蘇州，夫妻同來拜謁高公。誰知他老夫婦，俱已去世，殯葬已久。俊臣夫婦



如喪父母，親到墓前哭拜一番。回到眞州，與親友告知其故，衆皆稱贊高公夫婦之德不絕。

王人路編繪

小寶貝

（折七）角一價定冊每冊八十四書全

本書是一種不定期的兒童雜誌，最合四歲至八歲的兒童閱讀。內容有文藝詩歌故事常識等等，全以美麗活潑的圖畫編繪而成。內容豐富，趣味濃厚，文字淺顯，都用韻文，使兒童容易唱讀。不獨可做兒童日常的讀物，並且可以採作幼稚園的課本，亦極相宜。

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



7.61
9.3
81

